

◆ 刘润国

## “陪客”

在我老家，如遇儿女谈婚论嫁等家中大事，摆桌设宴时，定会找来一两个“陪客”。因为找“陪客”陪客人喝酒，是乡里最高的礼仪。当然，素日里，若家中来客，偶尔也会找个“陪客”来把酒言欢。但能得到如此礼遇，必是家中稀客或贵宾。

老家有几亩闲地，平日子里没时间打理，荒废了几年，去年在地里栽了果树，真是找了活几千。这段时间，抽空就往老家跑，不是锄草就是打药。干活的家什都搁置在老屋里。老屋闲置，一把钥匙在手，回来先进家门取家什，傍晚收工再送回来，然后驱车近百里，返回现在的家。

那日傍晚，收工返回老屋，放好工具，就开始返程。心里想着，如果在哪儿，就不用如此来去匆匆了。开着车，慢慢行驶在大街上，忽然看见发小、一直交情不错的老同学，在他家临街的院墙边，正挥着镢头刨土起垄，不知准备种什么。开车走近，停车打招呼，问在种什么？他停下活计，靠近车窗，说正准备种上两垄苞米，同时邀请我住下吃了饭再走。我忙摆手示谢，说时候不早了，还是回家吧。接着开动了车，告辞时眼睛的余光，扫了眼大门开启的院子，院落里有炊烟弥漫，他的母亲肯定在灶前给他做饭呢。

一路开着车，一边想着老同学真是有心人，他住在离老家十多里的镇上，抽空回家，在门前的院墙外种两垄苞米，并不是希望有多少收获，我当然理解他的用心，他是让喜欢独居在村里且尚能自理的八十多岁的母亲，在日子里有个

景儿观，有个活儿干。天天看着那些苞米，为它们施肥，为它们除草，看着苞米的个子长高，顶端长了穗头，腰间绞了棒子……想想老人坐在大门前，不能出门下地了，还能看到庄稼的成长，日日有着对庄稼的观望。对待候了一辈子庄稼的老人来说，这是件多么开心的事情。

我们两家相距不是很远，我母亲在世时，经常互相串门聊天，同学的母亲很跟时代步伐，同学早就给她配备了手机，很让周围的老人羡慕，包括我的母亲。而我却没能让我的母亲在有生之年用上手机。尽管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有个电话拿着，有个事儿啥的方便联系。直到母亲去世多年，才慢慢理解，给儿女打电话，是无数独居家中的老人的一件心事。

那天，同学的母亲给他打电话，说家中的一个电灯不亮了，同学那段时间业务繁忙，很久没有回家，当时也抽不开身，便打电话给他族亲里的一个兄弟，让他过去给看看。不久，那边回了电话，说电灯的开关坏了，还说电线都老化了，该更换了。

同学第二天请了半天假，下午还要回去上班。他先在镇上买来电线和电灯开关，坐着通往村子的公交车回了家。同学说，当时没有事先电话通知老娘，真是让老娘得了个意外惊喜。看她在儿子面前忙前忙后，显然是想儿子了。同学一到家就开始忙着检查线路，换了电线，换了电灯开关。忙乎了半上午，也并没在意母亲在忙些啥，只是答应中午吃了饭回去，显然母亲在为午

饭做准备。家里的冰箱里鱼肉齐全，同学为老人备的东西，老人一时吃不完，也许老人不舍得吃，总爱留着等儿子回来再吃。

同学干完自己的活儿，洗了手，开始和母亲一起做饭。母亲让他清洗水盆里的一条大鱼，他一看是自己在开春捎回来的那条鲜鱼，便埋怨母亲为啥不早趁鲜吃了。一边埋怨一边清洗，发现不对劲，这鱼软塌塌的一洗就破了身子，怎么一点不新鲜？今春才冰上的啊。一边的母亲，看出了他的疑惑，做错了事似的小声对他说，这鱼冻得硬硬的，一时化不开，她放锅里蒸化的，让鱼变得半生不熟的了。还补充说，怕他急着回去，怕晚了饭。母亲的一席话说得同学心里酸酸的，懊悔自己刚才的埋怨，决定下午不回去上班了，就在家里陪母亲好好吃顿饭。于是，他拿起手机又请了下午的假。

当娘俩忙完后，把精心准备的四个菜摆在炕桌上，母亲说，“下午不上班了，喝点酒吧？”“喝点。”同学回应。母亲又忙去橱柜里找酒，同学端坐在炕上，看着老人矮小的背影，心里早已五味杂陈。看着他迟迟不去动筷子，母亲又说出了他意想不到的话。“给你找个陪客，陪着你喝？”他愣住了，顿时泪水盈目，他的母亲，日久不见，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了贵客，喝酒竟让外人来陪。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啊。

这就是在门前为母亲种下苞米的那个同学，在一次电话聊天里对我的倾诉，让我听了唏嘘不已。都是因为我们陪伴老人的时间太少了，

◆ 庄彩芹

## 葡 萄

屋，那两条蛇竟然还在。二大爷一点儿也不害怕，他用一个长把锄头把蛇挑出小屋，然后使劲地敲向蛇头，把它们敲死了，为了不把别的蛇引来，又用火把它们烧了。

我们还是不敢进屋里，只好跟巡山的大王一样，满地找刚成熟的葡萄。那个时候的葡萄都是自然成熟的，每串葡萄都是向阳的那面先泛红。我们看着在阳光下閃耀着诱人光芒的葡萄，伸出小手摘下，剥掉那层薄薄的皮，一下子扔进嘴里，一股稍微带点酸头的甜味儿弥漫了整个嘴巴，给我们带来了夏日的清凉，也让我们暂时忘记了蛇带来的惊吓。

农历七月十五左右，葡萄进入成熟期。大人们用剪刀小心地把葡萄剪下来，放进木条钉成的长方形木箱子，一层一层地摆放整齐。葡萄属于娇嫩的水果，怕颠簸，骑着自行车驮着葡萄的时候只能慢慢地骑。我们有时候和妈妈一起在街上卖葡萄。妈妈用小剪刀把葡萄串上那些被鸟儿啄了一口或者被我们偷吃掉只留果蒂的地方剪掉，然后整齐地摆放在一起。看到只剩果蒂的地方就看我们两眼，我俩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随着下班的人流到来，妈妈也开始忙碌起来，她不停地用秤称葡萄、算账、找零钱，我和弟弟帮着妈妈撑塑料袋。一番忙碌后，我们面前的葡萄越来越少。等不忙的时候我们就吵着买好吃的，妈妈拗不过我们，就会买点儿零食给我们打牙祭。有时候天黑了卖不完葡萄，妈妈就和卖海货的或者卖别的水果的以物换物。等收拾停当，天也黑透了。妈妈推车载着我们回家，那时觉得好玩儿，现在想想都是母亲的艰辛。

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让我去帮她卖葡萄。她教会我怎么看秤。我老早就到集市上用砖头占了地方，等妈妈头顶着热汗来到集市的时候，人已经比较多了。她反复嘱咐我：“你

所以我们在至亲眼里成了稀客，成了贵宾。但我还是很羡慕同学，家中还有个老娘。也常感慨老家的俗语，“一分地要个场，一百岁要个娘”。

我的母亲已离世十年，听了同学的讲述，竟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母亲在世时，我每次回家，一样被当成客人的待遇，她总是询问着我想吃什么，而且总是无意间遇见她怔怔看我的眼神，这才忽然明白母亲想念儿子的心情。而如今母亲不在了，每次回家，心里也总是空落落的，倍感怅然。因为我已看不见自家的院落里飘起炊烟，再也捞不着吃母亲做的可口饭菜了。也难怪那日和同学告别时，看他家的院落里飘出了炊烟，禁不住心头一紧……



升远 图

## 集邮

就卖 2 块钱一斤，便宜了不卖。一定看好秤，只能高着点儿，不能给少了。”我用力点了点头。过了一小会儿，一个大爷过来问价儿：“嫚儿，你的葡萄多少钱一斤？”“两块，爷爷，你看我的葡萄又大又甜，你买一些吧。”大爷摘了一个尝尝，点着头说：“不错，挺甜的，能不能便宜点儿，一块五一斤吧。”我记得妈妈的嘱咐，摇摇头说：“不卖。”可是这个大爷又说：“小姑娘，你看我真心要买你的葡萄，你就卖给我几斤，我不跟别人说你卖便宜了，好不好？”在大爷诚恳的眼神中，我竟然答应了。称了几斤卖给他，没想到很多赶集的人看着我的葡萄又大又便宜，都要买，我觉得早卖完了也好，就继续以这样的低价卖了几份。

妈妈远远地看着我“生意红火”，有点儿纳闷，因为她自己还没卖出一份，我的摊位前竟然围着很多人。她过来一看就知道了原委，只好告诉围着的人说：“孩子不会卖，这么低的价格我们不卖了。”她把我的篮子拎到她的摊位那里去了。我坐在她身边的小马扎上，看着她卖葡萄，心里有点儿后悔没有听妈妈的话，也有点委屈，我不是也想早点帮她把葡萄卖完吗？我只能在心里嘀咕，不敢出声，偶尔帮她撑撑塑料袋子。妈妈看不高兴了，就对我说：“孩子，咱的葡萄这么好，你卖得那么便宜，没有钱，怎么给你们交学费啊？”

随着年岁生长，我渐渐懂得了父母的艰辛，我也不再满园子里巡巡着找刚熟的葡萄解馋了。一年又一年，葡萄熟了，我们又欢喜又忧愁，欢喜的是丰收了，可以多卖一点钱，忧愁的是价格又便宜了，害怕遇上下雨天，葡萄裂了卖不出去。一晃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想起当年帮妈妈卖葡萄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现在的葡萄品种真多啊，像金手指、红玫瑰、巨峰等等，可是吃到嘴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味道……



◆ 樊泽宝

## 曾为邮票狂

童年时代色调单一，那时红红绿绿的玻璃纸和信封邮票乃至火柴盒等都是稀罕物，甚至连春季银杏和水杉树的叶子都喜欢，一旦见了便会将其伸展开来在课本或本子里，与小伙伴们相互欣赏、互相交换。彩纸来源于糖块或从街头捡拾，信封邮票和火柴盒则是从家里收集，那时家在外地的亲戚，靠写信传递信息，而且当时有些信封邮票和火柴盒印制得很精美，待大人用完后就成了孩子们的珍宝，由此养成了收藏的习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社会上兴起了集邮热，尤其是女排、乒乓球等体育项目在国际大赛中崛起后，国家邮政局将各项奖杯印成邮票发行，人们争相购买。加之一发行情暴涨的第一轮生肖猴票，被传得神乎其神，即使不懂集邮的外行人，也被一些暴富的故事所吸引，由此激发了民间的邮票收藏热。当时我在临沂的一所中专学校学习，班里来自江苏等地区的几个同学手里已有几本邮票册，课余同学们争相传阅。这几本“邮册”如同星火，立刻引燃了校园的集邮热，也激活了我曾有

的存念，和同学一起加入到了集邮大潮中。那时没钱购买新票，多是收集使用过的旧票，通过从信封上撕揭、让在外地上学或当兵的同学搜奇、假期回家翻箱倒柜和到亲戚家找寻等收藏方式。最快捷也最让人厌恶的是撕信封上的邮票。上午第二节课下课，传达室里就开始了“抢票大战”。起初同学们的信件都是下课后由个人到传达室取，自集邮热兴起后，有很多不自觉的同学不管信封是不是自己的，见到好票就撕；最受青睐的是挂号信和包裹邮寄单，上面贴着等价的邮票，数量多而图案新。学校为制止此行为，每天上午在发放报刊和信件时，安排班干部专人负责领取。可即使是班干部，看到有心仪的邮票时也经不住诱惑，偶尔也会“监守自盗”，失信于众，此风屡禁不止。

上学期间除收集散票外，我还经常光顾临沂邮政局集邮门市部和沂河南堤邮票市场，除开阔视野、增长集邮知识外，有时也情不自禁买几张新发行的邮票。印象最深的是 1983 年在沂水县高桥供销社实习，从报纸上看到为庆祝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两枚纪念邮票，我便给临沂邮政局集邮门市部写了一封求购信，将两毛八分钱夹在信封里。可喜的是集邮门市部把新发行的邮票寄给了我，使我如愿以偿。不仅如此，他们在给我回寄的信里还告诉我，欠付回寄邮资 8 分。实习结束后，我专门到集邮门市部还清了欠资。学生时代收集的多是些旧(散)票，如 8 分、4 分、2 分及 1 分的普票，也有些特种票等。同样，都贴在笔记本里。

参加工作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对集邮的热情越来越高涨。除了收藏平常工作中接触的邮票以外，还舍得花钱购买，而且更加专业化和标准化：一是购买了标准的集邮册、镊子、邮票薄膜套袋，二是将信封上和以前贴在笔记本上的邮票放在水泡里泡，然后用镊子取出，晾干后压平，再一张一张地夹存到集邮册里（水泡的方式虽然能较好地保留邮票原貌，但过水后邮票背胶溶解，纸张会变硬变皱，无论如何处理都不会还原新票的品相）。为及时获得当年的邮票，我还加入了区集邮协会，年初缴费，确保当年新发行的邮票完整保存。同时，还订购了《集邮》杂志，到书店购买了几本与集邮有关的图书。

随着集邮知识的不断丰富，我收藏的不仅有邮票，还有邮政机构发行的各种邮政用品，包括首日封、国际邮资航空信封、纪念封、原图卡、邮政明信片、邮资封、小全张、小本票、小型张、纪念邮戳、邮束等，对邮品的收藏范围也陆续扩展，从起初收集盖销邮票（多为使用过的旧票），到后来收集四方连邮票、一个方连票、一个单枚邮封、军人邮票及三角邮戳、首日实寄封、一票一封和明信片，还有大、小版票、小本票、小型张和年册等。邮票绝大多数是纸制的，也有少量金（银）箔和绢质的。除了及时购买新版邮票外，还购买了部分以前的散票和年册。除了到邮局购买外，还与票友相互交换，到外地出差总会购买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邮票、邮品作为纪念品。

经过不懈努力，我积攒有了 1979 年至 2007 年的邮票年册，不过缺少了珍贵的 1980 年的猴票。收集了领袖人物、古典名著、名人字画、山水花卉等几大系列十几本专题邮票，还参加了几次邮展；到 2007 年，几十本邮册装满了两个书橱，因无处存放和邮市低迷，从此止步。

如今时代巨变，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类现代化智能通讯工具普及使用，写信时代已远去，也就很少再有人使用邮票。我收藏的邮票邮品也基本成了纸上的风景。每每翻阅着这些来之不易的邮票，心中依然无悔，尽管其中付出了不少，但作为人生旅程的一种历练，享受了其中的过程也就足够了。同时，集邮不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学问，方寸世界涉及方方面面，小小邮票成为包罗万象的博物馆、容纳丰富知识的小百科。

## 守望田园的父亲

麦花开了  
守望田园的父亲  
手心就有一种渴望  
想那锋利的镰刀  
父亲  
执着的田园诗人  
以朴素的抒情  
构思响亮的诗  
收获的日子  
就读到精彩的章节  
习惯了  
在太阳下构思  
好雨水  
押着诗的韵  
好年代  
葱茏诗的真  
艰难一生出版的诗集  
也同季节一样  
五彩缤纷  
父亲作诗的姿势  
我注视了很久  
老人对土地的心情  
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勤劳的美德  
深深感染了他的后代  
守望田园的父亲  
是一部深沉丰厚的书  
虽没有什么深奥的象征  
弯下腰耕耘  
挺起胸膛望星  
这平凡的语言  
足让人品味终生

◆ 宋荣芳

## 麦子熟了

这大自然最新鲜的馈赠，唇齿留香更感恩大地这位哺育万物的母亲。

太阳升高了，火辣辣地照在身上。人们在汗流浹背中，与时间赛跑。此时的麦芒不分青红皂白，会刺得身上一道一道，又痒又疼。镰刀把与手心不住摩擦，割不了几个麦畦，就磨起了血泡和茧子，钻心得疼。长年累月与土地打交道，父亲的手已是老茧累累，像披上了盔甲一般，他推动镰刀的身影淹没在麦田深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地体验一把，对这句诗的理解，怕只会停留在肤浅的表面。

镰刀霍霍，成熟的麦穗铺满了麦田，收割的麦子被捆成捆，用手推车一车车运到场院里。此时的场院热火朝天，人声鼎沸，大家各自在自家的场院里忙碌，运回的成捆麦团垛成了高高的山。麦垛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垛边可以捉迷藏，玩够了还可以爬到垛顶，趴在上面，或站起来跳跃，在摇摇欲坠的刺激中体验一把蹦极的感觉，在大人无暇顾及中享受一番肆无忌惮的快乐。

父亲推来铡刀，把成捆的麦团，拦腰铡断，麦穗扔到场院中心晾晒，“咔嚓、咔嚓”随着铡刀有节奏的拾落，不一会儿场院里就成了麦穗的海洋。父亲拿起木叉不住地挑来挑去翻晒，成熟的麦穗挨挨挤挤，在烈日的炙烤下乐得合不拢嘴。

麦穗翻晒好了，再次把石碾拉进场院，在麦穗上面转圈往复碾压。碾压麦穗确实是力气活，烈日下，身强力壮的父亲把绳子打成结套到肩膀上，弓起腰不知疲倦地围着场院转圈，任汗水湿透衣衫。记忆中，家里条件好一些时，这项苦

力活换成了老牛来完成，父亲只负责牵引着缰绳掌握方向就可以了。

压好的麦穗用木叉挑起，堆到一边，均匀地露出一片带着麦糠的麦粒，父亲扬起的手与腾空而起起的麦粒共舞。只见他端起一把木锨，找准风向，“嚓”地一声，铲出一锨锨麦籽与麦糠的混合物，随手轻盈地朝天空斜向上扬，空中不断划出一道道彩虹般的弧线，麦糠在空中如天女散花一般纷纷飘远，麦籽则调皮地垂直蹦跳着落回地面。用扫帚在麦籽上面轻轻来回划过，覆在表面的杂物就被掠在了一边。如此反复反复，麦糠与麦粒全部分开，干净的麦粒堆成了山。

父亲弯下身躯，虔诚地跪在麦堆上，把金黄色

的麦粒一簸箕一簸箕撮起装袋的身影，与夏日金色的阳光融为一体。他无比深爱眷恋的土地终不负期望。

打场如果偶然遇上雷雨天，天边雷电交加，偶有大颗的雨滴掉落，此时的场院顿时响起杂乱无章的脚步声，孩子的哭声，大人们抢粮求杂的责备声，一起随着乌云袭来。赶紧装袋，堆垛，封顶盖好塑料薄膜，用石块压住，再用铁丝把麦垛捆住拴好石头固定，以防风雨侵袭。

眼看就要归仓的粮食，不敢有半点闪失。

“轰隆隆”的雷声越来越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下来了，人们盖好麦垛，推起打出的麦子冒着雨拖儿带女往家的方向跑去。